

静寂的方山

木木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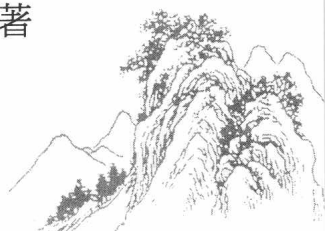


NLIC2970866626

浙江文艺出版社

静寂的方山

木木 著



NLIC2970855626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静寂的方山 / 木木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339-3561-0

I. ①静… II. ①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7397 号

责任编辑 朱怡瓴

装帧设计 水墨

静寂的方山

木木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字数 214 千

印张 9.25

插页 2

版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561-0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

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对我来说，可能最主要是缘于纪念。当长大后的我重回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看到熟悉的山脉、闻着草木的芬芳，那巨大山林带给儿时的我迷失与害怕，已转换成现在的沉醉与欢喜。山村安静如萤，记忆与真实，明明灭灭间所糅合和混淆的类似沉淀般的种种感触，在我的心头重组并衍生出全新的不一样的崭新心情。

过去的时间、过去的生命、过去的存在，与现时的空气奇妙地融合在一起，有着肌肤之亲，有着吻合的战栗。这里，既不像有些书本里描写的所谓乡下的带着一些明确标准的关于美好质朴的东西，也没有一些故事里所提到的由于远离文明而出现的一些让人讨厌的不安特质。这个小山村，有着对什么都见怪不怪，既不大热情也不大冷漠的淡定。天晴下雨，日落日出，不管山里山外、天上地下有着什么变化，仿佛都与这个村里的人无关。大家从来不问为什么，也不会去追究来龙去脉，没有太多的一惊一乍，没有深沉的思索，每个人就这么认真地、无声无息地、各自有滋有味地存在和活着。

而我，缘于对这样一种存在的敬畏，缘于对这一敬畏所产生的情感，缘于深沉地喜爱着这个山村，喜爱着这一群人，

所以,我尝试着拿起了我稚嫩笨拙的笔,进入另一个时空,永远地纪念这许多个令我感动、令我深思的岁月瞬间。

我的出生

我常常以为自己是捡回来的。要不是大姐每次都用揶揄而坚定的口吻对我说,她亲眼见证了我的出生。

“那可是个很冷很冷,冷得不得了的夜晚哦!”大姐笑咪咪地带点儿神秘地撇撇嘴。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南方的深冬季节,在贫穷以及物资极度匮乏的僻远小山村里,可以想象得出来那是怎样的一种寒冷。

那时候我们家四周的墙,和绝大部分其他的方山人家一样,是由泥土和稻草混合而成。薄薄的墙,墙上窗框松散,窗架上细木格子组成的窗体上胡乱地粘贴着一些破旧的纸张,说是用来挡风,然而纸张早已经是破损的了,于是风不停歇地从每一条绽开的纸缝里呼呼地穿透进来,把个原本就是冰冷空旷的屋子肆虐得有如荒郊野外。

这栋单薄简洁的泥土房,是刚结婚后的我的爸爸妈妈辛辛苦苦如燕子衔泥般一点一点地构筑建造起来的。

说是两层的泥房,实际上不过是一层半。

以木架为主结构的房屋,灰瓦木檐,算起来有整整三间。最靠东的那一间是我的爸爸妈妈和一堆年幼孩子们住的。紧挨着东房的是堂屋,它既是堂屋也是老人们的卧室,我的阿公阿婆加上我的爷爷住在这间房里。西边靠着山沿的是厨房,厨房里有灶台、猪圈、石磨,墙边一溜儿蹲着泥土砌成的鸡窝,还有一大堆面目模糊的既是家什也是杂物的各种农具,看似混乱实则井然有序地在这个狭窄有限的房间的

每个空隙里摆放着。长长石磨边上的角落里，一架简易木头楼梯连接到楼上，通往那叫作“阁楼”的二层。低低矮矮的阁楼里，也是堆满了各色杂物，瓶瓶罐罐、米柜谷柜什么的，以柴火为多，柴火占据了阁楼面积的三分之二。爸爸用他的巧手，在阁楼的东面用细毛竹条编成的竹墙围成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放一张小小的木板床，供年长些的女儿们住，我们后来戏称这间小竹房就是我们的“闺房”。

吃饭在堂屋。堂屋前后，由一面薄薄的木头隔板墙一分为二，后面是卧室，前面是正厅，以一张已脱落了红漆的破旧大八仙桌为主，吃饭和做家务细活或是商谈什么小事大事，都在这张八仙桌上。堂屋和厨房没有隔门地连通着。

那个夜晚，刚刚上了小学一年级的比我大八岁的大姐，在闪着细微光亮的煤油灯下，就在这间堂屋里，歪着她小小的脑袋伏在八仙桌上认真地写着方格字：东、南、西、北；你、我、他……而我的妈妈怀着我，挺着大大的肚子，同样地就着昏暗的灯光，在隔间的灶台边到处地忙碌着：清洗碗筷；倒猪食；把晚上吃剩下的番薯块一块一块地从锅中拾起，小心翼翼地放到那只黑漆漆的陈旧的竹篮子里，脑子里计算着明天将它捣成糊、放进几粒粟米做成一锅有名的番薯粟米羹。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那是我们家固定的早点餐食。我的外婆，我们总是亲切简单地叫她阿婆。在我的记忆里陪伴着我几乎大半个童年的阿婆，则正半假半倚地坐在八仙桌子的另一边，眯缝着眼，一手搓着麻线，一手捻着长针，认真仔细地纳着鞋底。阿婆是纳鞋好手，她纳出来的鞋底总是又好又结实。只见她在右手的中指上套了一只厚厚的铅质圆箍戒，食指与拇指灵活地握着长针。长针偶尔掠过阿婆盘着的浓密发束的发髻，不时重重地抵在布满凹状颗粒的箍戒上，穿过厚厚的叠得细细密密的麻布布片，一正一反，忽上忽下，整个动作一气呵成。长大后的我非常喜欢这个画面。昏黄好看

的煤油灯下，伴随着阿婆轻声细语独自哼唱着的好听的耶稣歌，我的脑海里同时浮现的总是那一擦又一擦整洁秀丽的鞋底与鞋面。它们摆在阿婆的樟木箱里，时而叠满，时而变薄，变成一双又一双同样的整洁而秀丽的新鞋，温暖着我们家大小、老老少少十几口人的脚心。

我的爸爸，正蹲在灶台旁边的水盆边，认真地磨着柴刀，以备明天上山用。阿公手里举着那根细长的烟斗，坐在门槛上吸着长烟，那是他劳累一天之后唯一的享受。已燃完最后的一勺，他正要把烟斗里的烟灰倾倒出来。烟斗敲在泥墙上，发出闷闷的“笃笃”响声。

夜更深了，大姐的写字作业很快要完成了。阿婆正准备收起鞋底，要起身给阿公兑温热的洗脚水。我的爷爷在隔间的高低床上已重重地发出了鼾声。我的二姐和三姐，也和我爷爷一样，已早早回到爸爸妈妈的房间里沉沉睡去。

“咣当”一声，突然，妈妈手里的水勺掉到了地上。

“啊！现在？要生了？！”

对于已有四次生育经验的妈妈来说，这种感觉实在太熟悉了。

由于见过了许多生育场面，听到妈妈发出的“啊”的信号，家里的大人们却半点儿也没有陷入惊慌或是无措的情绪，只是像听到“啊，天要下雨了”或是“啊，饭煮熟了”这样的平常话语。大家自然而又简单地，瞬间忙碌了起来：

阿公快快地把烟斗收起，一溜小跑到灶间开始烧热水。阿婆则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计，颤颤巍巍地颠着她的小脚，小碎步快速地走到妈妈身边，把妈妈小心翼翼地扶到厨房那张唯一的大藤椅上坐下。继而，她快速地跑到灶间，拎起那只干葫芦制成的大水瓢，从水缸里大勺大勺地往锅里添水，催促着阿公把炉火快地烧旺起来。

爸爸则快速坚定地，从抽屉里抄起家里唯一的那只手电

筒，一头扎进屋外的黑夜。接生的喜婆居住在另外一个小村，爸爸要用最快的速度飞奔到那儿，把她接到开始轻声呻吟的妈妈身边来。

忙碌有序的准备中，姐姐像被突然发现似的：“咦？你怎么还在这儿！快！快！把作业收起来！快到阁楼上去！去睡觉！去睡觉！你妈妈要生小弟弟了！快快离开这里！”阿婆吆喝着要把姐姐急急赶到楼上去。

大姐手忙脚乱地把桌上的作业本快地放进书包里，昏头昏脑地被阿婆从八仙桌旁赶开，煤油灯要移到房间里去急用，我大姐被阿婆又拉又扯地拖过厨房，往楼梯上推。大姐踉踉跄跄地一边往阁楼爬去，一边慌乱地回过头，看到昏暗的灯光下，妈妈的脸上有大颗大颗的汗水冒出来；她紧绷着身子坐在厨房的那把大藤椅上，叉开着双腿，长长短短的、似哭未哭的隐忍呻吟声划开黑暗的夜。

我的爷爷，则像是跟妈妈比赛似的，在堂屋的另一边起劲地呼噜呼噜地大声打着鼾，传递着沉稳而淡定的信息过来，半点儿也没有被妈妈的呻吟声打扰，一如我的二姐三姐一样，在温暖安定的被窝里，美美地甜睡着。

“你出生的那一夜，不仅妈妈被你害惨了，把我也折腾得够呛呢！你居然还觉得自己是捡回来的，哼！”每当我怀疑自己是捡来的时候，大姐总是如此这般气哼哼地告诉我。

妈妈说，生我是我们姐妹几个里最为辛苦与惊险的。我在妈妈的肚子里舍不得出来，令妈妈整整疼了一夜。所有的人在接生婆的指挥下跑进跑出，搬这搬那。在令妈妈几欲窒息，也令还未曾闻到外面空气的我也几欲窒息的情况下，我才在第二天的清晨，奄奄一息地出现在接生婆血迹斑斑的手上。

大姐能够清晰地记得我的出生，不仅仅是由于当时的紧

张与好奇，更缘于那一夜在记忆里留下的唯恐失去妈妈的深沉的恐惧。简陋的木板与竹片隔成的阁楼上，没有灯光。八岁的她一个人蹲在窄窄的低矮的黑暗阁楼里，独自听着妈妈的呻吟，年幼的姐姐心头掠过各种各样可怕的想象。

那天心惊胆战的大姐在黑乎乎的阁楼上走过来走过去。她很愿再一次下到楼下来，却又怕挨骂，继而她突然发现厨房楼板的边缘处，竟有光从楼下透射上来。原来，那里有一个鸡蛋般大小的洞，是铺设楼板时，那松枝木板的节疤脱落所形成的一个圆溜溜的孔。俯在那里，恰好可以看到楼下厨房的光景。姐姐从那个小孔里窥见楼下的光线直直地透射上来，虽是煤油灯光，可是在暗夜里却仿佛被放大了几十倍似的变得光亮无比，与阁楼的黑暗形成鲜明对比。她不由自主地趴在那个光华四射的小孔上，热切而惊惧万分地开始窥察楼下的光景。然而，那小孔实在太小了，且由于窥视的角度是倾斜的，于是她转来转去，最多也只能看到楼下一小部分。而那少得可怜的部分，正是清清楚楚的妈妈的面痛苦而扭曲的脸。我的妈妈，大汗淋漓地仰坐在那里，紧紧地咬着牙，脸涨得通红通红，为一个新生命的降临在做着艰苦的搏斗。

在那黑黑的阁楼里，大姐听着妈妈的呻吟，想出声唤阿婆来陪伴，又不敢，想走下楼来进到有灯光的地方，又怕大人的责骂，只好惊惶不定地透过这圆圆的小孔，试图看出一点儿事情结束的迹象，可这迹象却迟迟未见。地板上又冰又凉，大姐说趴在上面却又仿佛有火在地板上燃烧着。那一整晚，她根本没有到“闺房”去睡，只是一动不动地趴在那儿。由于极度的紧张与害怕，疲倦袭来，大姐趴在地板上不知何时睡着了。她说第二天当她揉着惺忪的睡眼走到楼下来的时候，看到妈妈已躺到东房的大床上，虚弱的妈妈的身边，躺着一个小小的皱皱的悄无声息的婴儿——我。

“不是小弟弟,是个小妹妹,你是大姐姐,要好好照顾你的四妹妹哦。”阿婆笑咪咪地对我的大姐说。

由于出生时候的漫长与辛苦,我的身体似乎天生就是虚弱的,风吹杨柳般的轻软而经不起一击。

从小到大,我几乎不会哭泣,离开妈妈的母体时就出奇地安静。那接生婆曾经颠颠倒倒用过各式各样的方法拍打我瘦小的屁股,其用力已几乎达到她的极限了,我却依旧悄无声息,并没有和别的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哇”地哭出声来,只是眨着大大的眼睛悄无声息地望着这个巨大的世界。

“还以为她是没用了的呢!”接生婆笑嘻嘻地对我妈妈说,“这小眼睛倒在骨碌碌地转……”

所以,每一次自以为在家里受了委屈,怀疑自己是捡来的时候,我的脑袋里就会闪闪烁烁地浮现这些大姐所描述的关于我出生时的片段,让自己确信我的生命是自我亲爱的妈妈,而不是来自虚无。

与读书“抗争”的年代

自从我爸和我妈结婚后，两家就并为一家了。

说不清楚是爸爸招赘进阿婆家做女婿，还是妈妈嫁进了我爸爸家。反正当那年冬天妈妈和爸爸在阿婆的催促下，一道去了供销社，扯回两尺红布，去了我的大姑（我爸爸的姐姐）家认过亲戚，拆掉相邻的那堵矮矮的象征性的竹篱笆墙之后，这两家就自然而然地合并为一家了。

我的人生最初朦胧形成、伴随着我渐渐长大的最为原始的记忆，并非来自我的妈妈，而是来自我的阿婆。

妈妈在生下我之后的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很快地迎来了我的大妹，后一年又迎来了我的小妹。我只是在我还尚未形成记忆影像意识的幼弱时候，亲密地触碰过妈妈的额头，并被妈妈温柔地用她那香甜浓郁的奶汁喂养过我。那些画面还不曾进入我的记忆，我就离开了妈妈的怀抱，坐上了阿婆的膝头。

是阿婆抚养照顾了我，陪伴了我。

阿婆不但会讲各种各样的关于女孩应怎样知书达理的故事给我听，还会在我哭泣时或是身体不适时，轻轻地一边抚着我的头发，一边在我的耳边唱很多神奇又美妙的耶稣歌。那些歌，总能一点一点地平复我的情绪，并奇迹般地驱走那些侵袭着我的身体的疼痛，直至复原。

姐姐们说，除了阿婆，最疼我最爱我的还有阿公。然而，着实羞愧，阿公是在我将近四岁的时候去世的，照理说那个年纪的小孩应该已具备记忆力了吧，然而长大后的我，竟不

管怎样地回忆,都无法忆起阿公的清晰样子,以及与阿公有关的那些片段,无法回忆起姐姐们所描述的阿公如何宠爱地对待我,轻轻抱我到他的膝上;每次在野外做农活回来,他展开笑咪咪的脸最先叫出的名字总是我:“小猫,小猫,我的乖乖小猫,快快到我这里来,看看我给你带回了什么……”

阿公喜欢叫我“小猫”,因为我长的就是一副小猫的样子,小小的、弱弱的、瘦瘦的,总是一天到晚在害怕着什么似的。阿公伸出他有力的胳膊,一只手就能轻轻松松地把我抱起来,另一只手则小心翼翼地口袋里掏出几颗红艳艳的果子,也许是几颗鲜嫩的毛栗,也许是几枚熟透了的覆盆子,也有时候是一串串圆润润的同样熟透了的褐红色的叫不出名的果子。阿公总是叫我伸出我细细瘦瘦的双手,轻轻地把那些果子放在我的手心。

阿公对我的偏爱,说起来还一度引起姐姐们的不满和羡慕。

特别是我的三姐,她比我只大了一岁。因为妈妈怀着她时身体特别虚弱,爸爸担心妈妈流产,就一狠心把家里唯一的那只大公鸡宰了给妈妈进补营养。公鸡的效用极其非凡,所以三姐一降生下来就明显比我们另外的几个小孩健壮结实了许多。底子好吸收也好,她吃什么都长得快,浑身鼓鼓壮壮的,和我们是那么截然不同,小小年纪就特别五大三粗。于是,她常被大人们误认为已长大了,早早就已帮着递这递那地开始做家务了。每当阿公充满爱意地抱起我,想把野果子悄悄往我手里塞的时候,三姐在旁边常会不知不觉地靠过来,想着阿公也能心发慈悲分给她一把。然而,阿公总是在三姐才刚刚走近的时候就挥起了大手:“喂,喂,番薯块,你别走过来,等一下再轮到你,等我的小猫挑完再轮到你哟!”

阿公把小时候瘦兮兮的我和壮壮实实的三姐各取名为“小猫”和“番薯块”。

阿公爱美,他总是认为女子应该娉娉婷婷、瘦瘦弱弱,那才叫一个美。

“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阿公说。也许阿公年轻时候就是那样地被窈窕美丽的阿婆所迷住,才不管不顾地把阿婆从那么远的“外洋”(方山人通常把大山之外的世界称为“外洋”)迷到他的身边来的吧。阿公却又哪里知道,长大后的三姐,竟比我还要瘦和高,一不小心来了个女大十八变,长成了秀丽又端庄的标准窈窕女子。

每当阿公这样独宠我的时候,妈妈就会笑嘻嘻地走过来,说:“阿爸,你可别把丫丫一个人宠坏了,小孩宠坏了可不好管啊,来,都过来,大家分着吃,都到阿公这里来!”

“就是嘛!你看你,就算你最喜爱丫丫好了,可也不能这样子不公平啊……来,都到这里来……呵呵,阿婆来分。”阿婆笑着嗔怪阿公,从阿公那儿接过果子,招呼着每一个心爱的小孙女。姐妹姐妹们呼啦一声都围了过来。大姐做公平的法官,开心而迅速地把果子一股脑儿都接过来,然后快快地一二三四地分。二姐、三姐、大妹,当然,还有我的那一份,都仔仔细细地分好,然后一堆小孩就这么又是欢快又是心满意足地吃起来。

阿公乐呵呵地搓着手,不好意思地像是犯了错似的对阿婆低下了头。

当懂事后的我听着姐姐们向我描述的关于阿公的断断续续的片段,阿公清癯的脸、微微的笑、瘦高细长的身躯,还有那双永远散发着泥土香味的温暖的手……那些记忆,是那么遥远和模糊,以至于我以为那只是我小时候所做的一个梦,一个像云团一样轻拥住我,包裹着我,就像是在母亲肚里置身柔润羊水里的温暖的淡黄而瑰丽的梦。

令我难过的是,姐姐们说,阿公下葬的那一天,大家都在哇哇地抹眼泪,而我却是连哭都没有哭过。告别阿公的时候,我就像现在电视中所播放的那种实实在在全然不知死亡为何物的幼小女孩,牵着我小姑的手,用我那尚不甚连贯的孩童语调笑嘻嘻地转过身跟我的小姑娘说:“阿公不动,不动……阿公睡着了……”

我有那样说过?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阿公,是得了一种叫“食道癌”的病去世的。

“痛,一开始,只是说痛,胸口、喉咙那里……再后来,渐渐就吃不了东西……只去过一次医院,这叫什么‘食道癌’的病,就是医院的医生说的……可是,看不了啊,那个时候哪里有那么多的钱?更何况医生还说,不一定能治好……唉……”说起这段往事,每次妈妈总是忍不住会眼眶发红,“……说是瞒着他,可他背地里也知道不对劲……只在医院待了一天,就不肯住了,硬说自己已经不痛了,拖了你阿婆就回到方山来……”

“你阿公的身体,一直是又硬朗又精神,谁知道会得上这样的病?好好的一个人,从外表看怎么也看不出得了病……唉,他还照样下地干活……”

“他总是笑咪咪的,总是说自己没事没事……可是,后来,你想想,都吃不进东西了,还怎么行?后来就喝米汤……再后来,就渐渐地连米汤也吞不下了……”

“病是最可怕的……只能是那样,那样饿着,活活饿着,饿着,一直到……唉……”

“是啊,那时你还小,你不懂事……在知道他要走了的那天,你爸专门跑到你小姑家,把你抱回来,你是真不懂啊,居然还要爬到阿公床上去,说是要阿公起来抱抱……”

“他是,把你们,一个个,都当自己的宝贝……临走了,还

怕我不肯让你们念书，他从草席下摸出一块钱，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存下的……他把你大姐叫过去，把钱放到你大姐手里，嘴里只说：‘不管是男娃女娃，读书，一定要读书……’你阿公最后说的就是这句话……”

也许阿公的心里始终埋着一个结。他总是觉得都是因为自己不识字的缘故，所以生活才会这般清苦。如果能识字，多识些字，那么他也许就可以和阿婆住在“外洋”，可以让阿婆过上稍微好一点的，至少和“过去”（阿婆的娘家是殷实而富足的大户人家）相差不是很大的生活。而不一定非得回到这个一穷二白，只能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不停歇的劳作才能活下去的小山村。

临终时阿公紧紧地握着阿婆的手，仿佛试图用手的力度表达出自己终生的歉疚，然而那只手却不知何时已变得绵软无力了。

“读书，一定要读书……”这是我亲爱的阿公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

当我在写这些文字时，我所试图记下的，当然绝不仅仅是阿公，而是，我试图去记录所有在我记忆里流转过的那些亲人的种种细碎片段与信息，试图记录下在我的生命与成长路程里的人与事，长久的或是短暂的，微小的或是伟大的。是他（她）们，一点一滴地创造并勾勒出生活的真相和过往的岁月。是他们的存在，才使我和我的生命更加丰满与充实。

方山村人之所以贫瘠穷困，比一般山村的生活水平低好几倍，除却为当时原本艰难困苦的环境所局限的原因外，还因为196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灾。

自从那场罕见的洪水过后，方山人死的死、走的走、散的散，最后全村总共也就只留下了不到三十户人家。

然而,再穷,也要读书。

由于山村地理位置的偏僻,人丁稀少,物资匮乏,而原先安置在一间大屋里的小学,早已被洪水卷走而不复返。若想读书,那么最近也得走四里的山路,走到那个比方山村起码要大上四五倍的坎口村去。

坎口村有一座颇具规模的祠堂小学。

小时候的我,在小姑妈家寄养了整整两年,当我从姑妈家回来的时候,正是下半年小学开学的时间。那时的我刚刚满六岁。其实若按那时的小学入学年龄来算,我还太小,要等满七岁才能进入学校。不过乡下的学校没有那么严格的界线,只要你自己愿意来,不管年龄多大或是多小,只要交得出学费,交得出柴火(那时候读书要交柴火,每人每学期二百斤),那么学校就敞开校门,照收不拒。

说这个小学颇具规模,是因为它和之前的方山小学可是截然不同。它可不是只有一间大屋而胡乱地把五个年级都安放在一起。坎口村小学由于祠堂足够大,所以每个年级都有分隔开来的专属于自己的教室,分开授课。一个年级一个班,各自清清楚楚地分列在这座陈旧而空旷的祠堂里。

牢记阿公的嘱咐,当姐姐们升级去到初中念书的时候,我和我的三姐,也开始像模像样地背着阿婆用旧衣缝制过来的新书包,认认真真地上学去。

我和三姐只相差一岁,两人同年去上学,老师就把新报到的我们,安排在同样的年级、同样的班里。三姐比我高许多,她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位子上,而我则坐在了最前面的第一排。

读书开始了。

从家里到学校要走四里多的山路。每天天还没有亮,三姐和我就得早早地起床,自个胡乱抓起前一天晚上煨在灶